

宋

史

百一

神傳卷第一百十一

宋史三百五

司上桂國靈國事節書丞相驛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王寓附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爲君累恪曰吾爲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

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姦不輸公賦
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節爲長者最聞
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中牂牁內附召爲
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恟疑衷甲以逆恪盡去
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懽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
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
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
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
歸中以它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歷五年徙滄州河決水
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

勢方惡舡當以備緩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
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
請暫免保甲保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
之民未報悉便宜罷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
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雨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
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奈何今決而浸
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
決金隄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
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京闕天其或
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

初遷尚書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黼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踰制提舉鴻慶宮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貫之徒旣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旣定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

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祕閣力辭
之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爲相
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
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旣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
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
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
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
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鼎入見
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
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鼎門下侍郎恪計不

用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卧家求去御史胡
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
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兼侍讀罷梟代爲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
恪曰計失矣一入將不得還旣而還宮恪迎拜道左請入
覲梟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及金
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旣書
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河
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

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弈弈入補太學生大觀
二年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
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
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
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
外郎領議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
薦譽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
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宣簡邦彥
起復與王黼不協廼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明年
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

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
日偏抗疏丐官祠金人旣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
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
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爲社稷之
賊請斥之邦彥退朝群指而大詬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
免廼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
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
餘服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
度副使潯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
府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於

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博士
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辟
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
開封尹林摠曲爲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京遂力引
深與摠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
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旣致仕深不自安累
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
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爲
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

四言今本
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傳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姦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攄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赦恩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郎改中書舍人兼侍講外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

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爲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府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咎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片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園棊賭詩局敗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時人以爲笑云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
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省校書
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
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
大不恭論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
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鄭居中方秉政
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罷爲右文殿修撰
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
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
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

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悅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旣畫計當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旣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四
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
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芘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
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薦
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官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復觀
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
大名縣主簿歷秘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應廷
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特出制詔三題
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秘書少監
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邏卒夜跡盜盜脫去民有

驚出與卒遇縛以爲盜民訟諸府不勝考掠之慘遂誣服
安中廉知之按得寃狀即出民抵吏罪有徐禔者以增廣
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奏遣禔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
搜訪寶貨禔圖繪阮冶增舊幾十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
阮迫有司承歲額數十兩其所烹煉實得銖兩而已禔術
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爲京主其
言安中獨論禔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禔竟得罪
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
戚里寅緣關通安中䟽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
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

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爲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